



題名山文錄



曩余為南國子司業與諸賢論學
咸推薛子仲常余數延參駁相較
以解既仲常別去舉進士有官守再
越歲見於豫章其所得踰南雍時矣
又再越歲見於留曹其所得踰豫章時
矣一時同志謂仲常任道擔當斯文其
有屬哉歲唐成余守制家居邸傳仲

常董浙學政將謂一方得師吾道之
昌明有期矣今年春乃竟從調例行
止真水人所能哉先壬子冬仲常屬其門
人南城許進士洛携文示余評鵬清題
其端至是以書唁之復申前請余因憶
王玉溪嘗謂呂涇野曰李獻吉真奇才也
一為歌行近體即如李杜一為古詩樂
府即如曹劉阮謝一為賦記序書即

如屈宋賈馬其殆可傳也呂涇野曰惜
哉向使其一為定性訂頑即如程張一為
大學中庸即如曾思不尤愈乎仲常
固習聞涇野之說者也今觀所錄文觸
機感事舒懷發情皆訓辭格論未嘗
有意於文而吳澹抑揚動中鉅獲
殆闡定性訂頑之精蘊而優入學庸之
堂室反諸身心可驗質諸古今可稽而

措諸天下可行蓋此空言無物徒以鬪
奇爭勝娛心志而悅耳目也如是為文
在哉矣乃知仲常之道固將垂之久遠
而未可以為所限也尚得與文人例論
哉仲常當自慰而益懋矣

嘉靖癸丑魏九月既望秦和南野

歐陽德崇一甫書于

西向之直廬

方山先生文錄序

華州王槐野宮諭示余文一帙曰
此江左薛武進之文也維禎不敏
行將叙之而未成公試覽之其謂
斯文何余披誦旬月乃復之曰太
上忘言其次有言其次多言言非
聖人之所貴也故曰予欲無言文
則言之精而道之顯也且曰文莫

猶人躬行不逮誠行矣安用文爲
其垂諸文者非不逮於行也沮於
行而不得已也不然空言何補哉
三代以還大都文與道離行與言
戾而行道有得之文蓋亦有之我
則未之多見也乃今見武進之文
始讀之言質事核經遠思深淵然
而光躍然而變其諸出入於馬班

韓歐諸大家者乎再三讀之究極
天人闡發性命渾而不淆析而不
支其諸體會於周程張朱諸大儒
者乎果何以得此哉余嘗守官留
都與武進君並舍見其孜孜問學
身體力行唯時徐養齋黃泰泉與
余四三人日相游衍論議咸謂其
銳志古人不屑凡近而施之政教

考課諸不負其所學固已竊歎而
景慕之矣迨余老商山罕聞世故
而武進董浙學政力挽士趨籍籍
於賢者之口猶及聞之乃今調改
備兵鄜坊下車甫三月即信孚化
行而井伍疾苦一朝除去流民逋
卒相率來歸如嬰兒之見慈母每
一按節巡行百姓三軍頂香嚙指

遮迎道左邊關千里歡呼鼓舞膏
雨景星所至蒙福此又余之所躬
逢快覩喜談而樂道者其為文也
大矣是錄若盡見諸施行可量也
共余觀武進君先後入仕今且二
十餘年動忤於時屢見播遷屹立
不變蓋其中自有卓然者在也故
其文皆根本於中行之枝葉真切

懇至不祈文而自工若此若應辦
口耳飾辭比擬則文人之文焉耳
寧有是哉請以是復之宮諭宮諭
固長於文者其謂吾言何曰公之
言是也可以序斯錄矣

嘉靖乙卯秋九月既望三原馬理

伯循甫序

方山先生文錄叙

武進有君子曰方山薛仲常氏自
為諸生時從無錫邵文莊公游
其勵志即尚友千古不與世狎
既而業成均其司成泰和歐陽文
莊公陽明王先生高第弟子也以
方山子為良亟嘉與之方山子沉
毅暢達績學好問務求其至聞

陝之淫野呂先生薦信好古從而
請益以故造詣日進聞譽日茂遂
魁南宮出為邑令恬靜惠愛與
郡殊趨乃疏改學官風動江右又
之為郎歷試考功考留都官自
信益薦弗阿其友眾怡不悅左斥
之為郡佐言官達白復南宮郎擢
浙之按察副使督治學改力以其學

抗流俗流俗譁而攻之卒賜代
久之迺兵備鄰近鄰延地近邊
士人莫當方山子意者搢與谿
田馬先生及余言其行役往來必
過其廬聽其持論侃侃忘疲及
讀其所錄文與其言可校覆也
余乃為作序曰君子之有為其與
流倍果不可強同哉夫遠謀之於

通言伸道之於徇情利己之於便
人守正之於比邪直節之於枉曲
剛明之於柔佞誠朴之於矯偽其
是非黑白若畫也矣其同好惡異
而毀譽生取舍殊而予奪判使天
下之政皆由是出治亂之機於斯決
焉吁可畏哉君子之不能矇流俗
固矣彼流俗之言有所作為者也其

身不存則其所作為者盡去而君
子之道弥光故君子之矇流俗也
遠其身則人得以享其利而被其
德不幸而為流俗所蔽久而其
道昭明功業不遠其身秦會之曰
異日諸生記事不過曰天下惜之而
不已於是乎尚其文此君子之文之
所昉与始也流俗忌之而終也天下

惜之是非積誠不能也易曰脩辭一
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此其所以朝夕
乾於兢惕危厲之世與舉世譽
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斯
亦不足言矣富貴貧賤死生之運
其暑寒晝夜之變耳彼流俗何與
於我哉雖然不以君子治流俗而以
流俗病君子是必有司之者焉而果

非我之所當與也以是而脩辭則幾
矣方山子明體適用守貞遠順功
業垂成輒沮不逮其身而學者獨
錄其文以行於世其必天下後世有
惜之者而余之言斯信也該質之豁
田先生其以為何如哉

嘉靖乙卯臘日平涼趙時春景仁

甫撰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卷之一

策

廷試

卷之二

疏表

乞恩改除教職疏 乞恩改除教職第二疏

代費鐘石薦唐漁石疏稿

乞休致疏 代南九卿賀擒夷酋疏

代本堂宋公謝改兵部尚書疏

擬 文華殿新造九五齋恭默室成廷臣賀表

擬 追謚誠意伯劉基為文成侯嗣孫謝表

卷之三

紀述

上篇

下篇

卷之四

書一

寄少宰龍湖座主 答鄒文徵

答蔣虹泉戶部 答胡象岡提學

答汝士庶 答熊元直檢討

答郭文麓郡守 答費二湖學諭

答丘朝弘學諭 寄黃泰泉

答朱鎮山提學 與李羅村兵憲

上少湖相公 與尹洞山宮允

復李石鹿太史 復趙方厓廷尉

答駱兩溪太史 答陳玉泉僉憲

答王敬所提學 復陸東湖少保

答鐘吳江季烈 與王槐野翰讀

答石玉溪都憲 答孫明軒憲副

答李同野憲副

答趙方泉提學

答張水南公

答劉白石憲副

與周江郎

與楊會江

答馬谿田

與孔文谷

答史沱村都憲

答吳寓菴

答曾汝道

答王槐野官翰

附王槐野書

又

附元老介翁書

奉復介翁

與吳澤峯太史

卷之五

書二

與涇野先生

答沈御史

答王嘉江

答錢給事

答鐘石先生

答葉教諭

與周子垂

與徐波石

與吳峻伯

與王樗菴

與羅念菴

答任五岳

與徐少初

答艾冷溪

與薛西原

與章介菴

與崔后渠公

答蘇舜澤提學

與張太守

與張龍湖先生

答黃泰泉

與唐荆川

與唐漁石公

與陳澄江

與徐養齋公

與袁懋中

與馬西玄

答胡栢泉

答華補菴

與鐘石先生

答林鎮江

答茅丹徒

答劉慈谿

答劉西川兵部

奉熊北原太宰

復石塘聞公

答林鎮江

與劉懷耕

與馬谿田

與巡撫公

與張西磐太宰

與孔文谷提學

與章介菴先生

奉北原公

與養齋公

與張水南學士

與鐘石龍湖泰泉少湖諸公

卷之六

雜著

原祖圖說

致良知說

惕齋說

貞壽說

永慕堂說

三難軒說

冶亭說

贈馮午山提學

答李工部

答趙生

答潘生

贈涂生

贈方生

書皇華忠愛冊後

誥勅題辭

跋君山詩刻

題陸義姑姊集

閱使朝鮮集

省官議

王仲山像贊

陳志槐行樂圖贊

書國風鄭衛篇後

書易傳後

書洪範天錫禹章後

卷之七

記一

建昌縣學門記

石埭縣新遷儒學記

常州府重修儒學記

平陽縣重修廟學記

舒城縣儒學尊經閣記

重修三學射圃記

鎮江丹徒二學義田記

南京提學察院題名記

卷之八

記二

寧波正學祠記 二忠祠記

梓溪劉氏義學記 友士軒記

觀易臺記 祠堂壁記

大觀草堂記 代京畿道題名記

常州府理刑廳題名記

蓮塘書屋記 晉齋記

南窓記 擒虎記

卷之九

序一

司馬文正公集略序

韻要序 代禮記正蒙序

福建鄉試錄序 六朝詩序

刺中唐詩集序 泰泉詩集序

三槐餘慶圖詩序 永思集序

沙洲草堂圖詩序 尚湖留稿序

五岳集序 豫章文會錄序

救民急務錄序 治生錄序

濬河錄序 軍政事例序

浙江鄉試錄序 刻童蒙須知序

浙壬子同年錄序 朱子晚年定論序

校刻程文引

詩說自敘

太平家世錄序

水西奏稿序

使朝鮮集序

玉堂餘興引

懷慰編序

郭溪窓稿序

卷之十

序二

送馬西玄序

送周興化序

送王汝中序

送喬戶部序

送李參軍序

送陸思南序

送胡肇慶序

送蘇紹興序

別西磐張公序

送姜約父序

送劉學正序

送郭副使序

送傅副使序

送李布政序

送丁孤山序

送唐布政序

卷之十一

序三

送陳思南序

代送張龍湖先生校士北還序

代送李尚書序

代送費鐘石先生序

代送戴巡撫序

代送張襄陽序

代送錢尚書序

贈葉教諭序

贈王縣丞序

代贈徐生序

送謝廉使序

送陳兵憲序

送管參政序

卷之十二

序四

吳封君壽序

何封君壽序

楊處士壽序

程處士壽序

余翁壽序

順軒高君壽序

隆慮山人李翁壽序

胡母張太孺人壽序
 錢母馮太孺人壽序
 王母曾太孺人壽序
 向母湯孺人壽序
 海日靈椿圖序
 二山萬椿圖序

卷之十三

碑

浦江宋先生祠堂碑

方遜志先生祠堂碑

重建始祖宋觀文殿大學士和國公祠堂碑

嵩山寺重建楊氏先祠碑

卷之十四

傳一

舒修撰傳

涇野先生傳

陳恭愍公傳

卷之十五

傳二

胡端敏公傳

費文通公傳

于肅愍公傳

卷之十六

論一

養心

會道

審異

尚實

原經

折衷

息遊

達常

識勢

任人

卷之十七

論二

儀封人請見

三代直道而行

伯夷叔齊何人

學而優則仕

聖人人倫之至

正己格物

思者聖功之本

聖人能立于無過之地

學以人事為大

孔子惜繁縷

臣子執威權未嘗無禍

聖人至公至神之化

經綸天下之大經

卷之十八

論三

高帝

文帝

武帝

宣帝

季札

石奢

張良

賈誼

疏廣疏受

王通

韓愈

蘇軾

王安石

卷之十九

論四 為禦寇作

正名

守險

勅法

作氣

虛心

論功

固本

去奸

卷之二十

策問

兩浙歲考

家塾私試

浙江壬子武舉

福建丁酉鄉試

附福建丁酉程策五道

卷之二十一

墓表 墓碣銘 墓誌銘

靜菴蕭先生墓表 胡松陽墓表

廣東按察使趙公墓表

徐雪井墓碣銘 鄒山人墓誌銘

陸東卿墓誌銘 陶子沾墓誌銘

邵雲山墓誌銘 強處士墓誌銘

楊介石墓誌銘 陳石村墓誌銘

鍾廓菴墓誌銘

沈夷齋副憲暨配顧孺人墓誌銘

吳至愚墓誌銘

卷之二十二

祭文

祭九江文

祭小孤山文

南京吏部考察告神文

祭楊子江文
祭土地文

告常州府城隍文

楊慈湖先生入正學書院告文

謁濂溪先生祠告文

謁宋岳武穆王祠告文

謁旌忠祠告文
二忠祠落成告文

祭孫忠烈墓文

更定陽明先生祠額告文

祭蔡鶴江先生文
祭張龍湖先生文

代九卿祭張龍湖閣老文

祭熊太夫人文
祭顧錫巖先生文

祭徐養齋文
祭漁石唐公文

祭韓修撰文
祭曹封君文

代本堂聞公祭梁儉菴尚書文

代祭楊邃菴閣老文

代南九卿祭誠意伯劉瑜文

祭華都事文
焚黃告先母史安人文

吊太學生莊效才文

吊馮貢士文
祭張通判文

吊王主簿文
祭周子垂文

祭邵明甫文

嘉靖歲在馬逢攝提格東吳書林校刻
方山先生文錄目錄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一
策

廷試



皇帝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耳但傳云惟周之歷世最多國祚恒久然周之所以享祚久本於文武之所積累亦後之繼承者能保持之耳上至夏商垂及唐宋亦若是焉皆基之於先王德澤洽於民心亦繼之以嗣王能盡持盈慎滿之道者也洪惟朕皇祖高皇帝代天復世

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太宗繼述于草創之初列聖遵承于太定之後百有六十餘載傳之于今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祖位幼弱不才多招災害于民茲來思祖宗創造萬艱惕然悚懼朕欲長保洪業于無窮有隆弗替永宗社萬禩之固保家國千世之傳民得以遂生物得以適所如上之良法要道朕心慕之思之不知何以得此故進爾多士于堂爾等蘊持既久王政素閑于懷可罄所知以告朕將親擇而勉之欽哉臣對臣嘗讀書至說命有曰朝夕納誨以輔名德是君以保治之道望

其臣也讀詩至烝民有曰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是臣以保治之道輔其君也君不以治道望其臣是爲自聖自聖者謂人莫已若雖有善言無從入矣臣不以治道輔其君是爲自欺自欺者謂吾君不能雖有善道莫之告矣此上下交所以爲泰而上下不交所以爲否也否泰之間寔吉凶消長之機治亂安危之會也可不慎哉不然則恭默思道如高宗內修外攘如宣王皆中興之令主也傳說雖帝賚之良弼山甫雖天生之賢佐其賢與智要非有過於高宗宣王也而德命之輔闕須之補者蓋真不自滿假而聖不

自聖之心也蓋真知王業之不易保而欲建久安長治之策也欽惟陛下具聰明睿智之德稟剛健中正之資將以啓中興之令圖建無前之偉績而隆億萬載無疆之休于以遠邁乎高宗宣王以上追三代之隆而陋漢唐宋於不足爲者也微臣何人而足以贊廟謨裨國論於萬分之一耶竊觀陛下臨御以來凡五策士矣始之以慎初之道蓋欲體元居正而更化以善治也繼之以綱紀風俗蓋欲通變宜民而紹復乎先王也繼之以王伯之辨蓋欲極深研幾而純心於王道也繼之以知人安民蓋欲養賢及民而

綏靖乎中邦也繼之以耕桑蚕織蓋欲利用厚生而父母乎天下也合而觀之無非所以爲持盈慎滿之道也然當時策士之言陛下亦既梓之爲錄布之庶府傳之天下矣顧皆視爲虛文而未聞採爲實用豈以陛下親策賢良之士爲應故事而已耶抑其言皆將順遜志祇以鋪張洪業揚厲盛德而爲陛下之所已行者耶臣時竊伏草野每恨芹曝之誠無路上獻乃今舉於有司進於大廷以奉清問甚大幸也使臣復有所回護隱伏而不言言而徒撻拾三代之遺文補緝漢唐宋之故事聊以塞責而無適

於用則是臣當可言之會而以空言罔陛下也上
負吾君下負吾心縱天寬地容不加罪譴而天下後
世其謂臣何臣伏讀 聖策見陛下上嘉三代下
及唐宋惓惓於 祖宗創業之艱難 列聖守成之
不易而深憂至計惟欲民之遂生物之得所以盡持
盈慎滿之道蓋蕪前是五者之間欲會而通之以觀
厥成也此實所以造萬世之福也豈惟一代之民物
受其賜而已哉然臣竊慮陛下有是念也而不能
底是績也為是言也而不能勵是行也茲欲勵行以
實豈有他哉亦唯陛下推是心與是言以達之

政焉耳臣愚反覆 聖制曰朕思首自三代以來迄
於宋終中間雖歷世有久近而其君之歷年亦有長
短要之皆自其為君者何如耳是陛下之所以鑒
於古昔者固自採其本矣既而曰洪惟朕 皇祖高
皇帝代天復世重肇中華建振古無比之功德朕
太宗繼述於草創之初 列聖遵承於太定之後是
陛下之所以法乎 祖宗者又自得其要矣乃復
詔臣等罄所知以告是誠大舜好察邇言之心先王
詢於芻蕘之意也臣敢不稽經援史而為明切時務
之論以復 明詔乎臣聞之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

民是先王之政惟在于民也又曰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祖宗之意亦惟在於民也然保民之道安在哉亦曰盡教養之道焉耳矣但教養之文具易設而教養之要道實有未易盡者臣請得爲陛下言之夫古今之言養與教者夫孰不曰制田里而教樹畜也設學校而明禮義也然田里何以制樹畜何以教學校何以設禮義何以明則非夫人之所能知也况乎與世劑量之道隨時變通之宜又有不可以執一論者蓋享國長久莫如三代而三代之時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因民以授田井十則爲通通十則

爲成無曠土無游民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勤工尊君親上然後興學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服詩書禮樂之教遵命鄉論秀之規而其所以教養乎斯民者固至詳至備而盡善盡美矣此其所以德洽化流治隆俗美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迨夫井田既廢之後田不在官而在民是以貧富不均風俗薄惡漢唐以降識治體者咸慨古法之善而時異勢殊卒無可復之理於是有限田之議有均田之制有口分世業之法然皆議之而不果行行之而不能久何也其爲法雖各有可取然不免拂人情而不宜於土

俗可以暫而不可以常也民不遂生物不得所而先王之治所以卒不可復者皆職此之故也臣惟陛下以天縱之聖應中興之運不闡化猷增飭儀矩制禮作樂崇道右文籍田蚕室之禮咸事舉行郊廟神祇之祀無不稽訂邇復議定廟制命所司擇日興工其諸因仍苟且之制背禮不經之訓一洗其陋而千百年之曠典至是復覩其盛矣凡我臣民莫不仰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也但儀章雖備具治道雖黼黻而畿甸要荒之間窮簷蔭屋之下民之不聊生也亦甚矣蒙袂輯屨之狀瑣尾流離之形

使有能為鄭俠者圖以上獻則陛下不忍人之心亦豈得晏然而已乎昔人論享國長久而本之於仁禮謂後有携貳者思先王之仁而不忍畏先王之禮而不敢其言誠是也自今日之時與勢言之則仁民之政殆尤急於禮焉蓋君之於民也猶父之於子也慈父之教其子必示之以家禮而欲其周旋觀法習熟儀節以世其家斯固詒燕之道也然生業不周而不能衣食其子饑寒切身庶耻將喪則亦將視父之所示者為虛文矣安望其能從父之教乎今之民皆饑寒之民而禮義無可修之暇者也臣恐其於陛下

下之禮文未必其能釋然於心也昔漢文帝之時賈
誼請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興禮樂而帝則謙讓未
遑臣始讀漢史至此未嘗不謂文帝之因陋就簡而
惜賈誼之說之不售也及反覆思之乃知文帝當高
帝戰爭之後惠帝昏弱之餘天下嗷嗷新出湯火若
遽事禮文則生息休養之意或未能專而民農為之
重困此其意蓋有在也卒至蓄積歲增戶口蕃息天
下殷富粟陳貫朽雞鳴犬吠煙火萬里斷獄數百幾
致刑措而致治之美庶幾成康矣不然則誼固英傑
之才所言皆卓越之見而文帝豈棄才之主周勃陳

平又豈蔽賢之相耶使誼嘗歷試艱難亦必自悔其
說之早而用之晚歲其見必周不意遽亡弗復登用
而漢之禮樂終襲秦陋是則為可惜也今 陛下憂
民之心不為不切養民之政不為不行而持盈慎滿
之念不為不至而臣敢復有辭者願 陛下於本末
先後之間加之意而已文帝後世之君而所行亦非
純王之道固不足法但其一時之見亦有合於聖賢
之旨孔子見衛民之庶必曰富而後教孟軻陳王道
於齊梁欲其謹庠序之教而必以制民之產先之是
皆以仁民為先而植夫禮讓之本也臣願 陛下於

退朝獨處之際深宮靜一之中試思今日之天下爲
富足耶爲困窮耶若以爲富足也則飽暖者不一二
而饑寒者常千百杼柚其空室如懸磬而凍餒流離
之慘陛下曩時亦自形之制策矣若以爲困窮也
陛下何忍赤子之至於斯而不一爲之所耶然臣所
望於陛下者非欲家賜穀粟以食之而人給布帛
以衣之也非欲生今而反古之道也非敢爲迂濶難
行之說而擾天下也亦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而得
夫與世劑量之道因時通變之宜不拘拘於陳迹而
不夫先王之意使天下帖然於相生相養之域耳蓋

民之所以不聊生者皆起於不均之橫征豪右之蕪
并而無常生之業也先是奉對之臣亦嘗有以是策
獻者矣但其說條貫靡竟統紀未終無以感悟陛下
下之聽焉臣請得而續陳之夫民常生之業在田而
田無限制則蕪併之患不息茲欲限之則亦未免亟
奪富人之田若之何而後可哉必也因其已然之俗
而立爲未然之限不追咎其既往而惟限制其將來
庶幾可乎請斷以一年爲限如自今年四月以前其
民家所有之田雖多至百頃官府亦不之問唯自今
年四月以後一丁惟許佔田一頃餘數不過五十畝

於是以丁配田因而定爲差役之法丁多田少聽許
買足其數丁田相當則不許再買買者沒入之其丁
少田多者在未立限之前不復追咎自立限以後惟
許其鬻賣有增置者併削其所有立爲一定之限以
爲一代之制行之數十年富者限於制而不復買田
與廢無常未免鬻產則田直日賤而民產自均雖井
田之制不可復而兼併之患日以消矣成化中大學
士丘濬嘗有此議而田宅踰制亦 祖宗朝之所禁
者正 陛下今日所當加意而著之令者也且不刑
一人不擾一民下方尺之紙而天下晏然自服 陛

下何靳而不爲此耶若乃奢侈成風靡麗成俗則又
不可不嚴爲禁革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
衆殺而主璧金章錦文珠玉成器不鬻于市此不惟
可以見先王之世上下有章而且以節民之財也今
天下則庶人得爲帝服倡優得爲后飾富民墻屋被
文繡庶人孽妾緣其履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一人
耕之十人聚而食之甚至家無擔石而所食者常珍
囊無餘貲而所衣者紈綺風俗至此蓋有不啻如賈
誼之所謂長太息者矣及夫冗員也冗兵也冗費也
三者日積而月甚升斗之給盡出民力尺寸以上悉

仰縣官所謂無益之費名重而實輕者蓋有不啻如
蘇軾之所憂者矣乃若貪賄之徒求進之輩其在京
師而近於 陛下之耳目者固已洞察臣不得而深
言之矣乃若守令最爲親民而民之休戚所係尤重
其間賢者不一二而不賢者常什伯或計取以肥家
或賄權以要寵莫非浚民之膏血以自潤也天地所
生財貨止有此數而耗蠹若此則民之伐桑棗鬻雞
豚捐子女以應上官之求亦勢之所必至耳夫民生
有欲不能自遂則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汨天
地之精鬱而爲沴厲蕩而爲氛祲此其感召之機有

必然者民何以遂生而物何以適所也 陛下策臣
曰朕以宗支方在冲昧之年入承 祖位幼弱不才
多招災害於民夫 陛下之言及此禹湯罪已之言
也天下民物之福也 陛下果能以此憂勤之心而
布爲憂勤之政阜民之財節財之費既如臣前所陳
矣而又於九廟落成之日 祖宗安靈之餘一意休
養弗事土木省刑罰薄稅歛恤糞獨雪寃抑戮貪酷
進忠良釋逋負緩携貳問民疾苦布德行惠使夫困
者蘇蹠者起蒙袂輯屨者完好而充悅流離瑣尾者
還定而安集則天心克享協氣自應庶靈畢至百嘉

望遂 天地清寧郊廟歆享華渚流虹前星耀彩九
河順適三垂晏然不惟禮文具備將見中聲可復而
大雅之久沉者亦可作矣由是大禮與天地同節大
樂與天地同和而唐虞三代之後再見我 明天子
也宗社萬禩之固家國千世之傳將自與天無極矣
其所以致之之由 陛下固自得之而臣既已略述
之矣 陛下能不重念之哉昔漢匡衡當元帝之時
有言曰聰明果斷者戒於太察溫良慈厚者戒於無
斷宋司馬光當神宗時有言曰仁明武君人之三德
而仁爲最要二臣雖舉之實各諷其君之所不足

也臣至愚極陋固非二臣之比而區區芹曝之誠則
寔願 陛下有以垂鑒之也雖然臣之所言皆涉於
事者也而其原則在 陛下之一心而已昔舜授禹
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仲虺之
告成湯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呂望之陳於武王曰
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
成王則曰單厥心康王則曰循大卞高宗則曰咸有
一德宣王則曰兢兢業業其所以正此心而清出治
之原者皆在 陛下之能自得師也若夫漢唐宋之
君其間雖不無可稱者然皆不免於雜伯雜夷非臣

之所以望於 陛下者也倘 陛下不以臣言爲迂
留神省覽俯賜採納則天下幸甚臣草莽之人不識
忌諱干冒 宸嚴無任隕越之至臣謹對

方山先生文錄卷之一

程